

塔山没有塔也没有山，是一片平地，稍微有点丘陵。73年前，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军舰和机械化部队，解放军战士靠顽强的意志堵住了敌人一次次进攻，塔山前的饮马河几乎成了一条血河。

塔山阻击战的故事广为流传，后面发生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

“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是死是活我们在一起！”1948年，时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师长江燮元在塔山阻击战打响前，在全师官兵面前标出自己的指挥位置。

“我死后，就把骨灰撒往塔山，与战士们做个伴吧。”40年后，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的吴克华中将的骨灰埋在了当年塔山指挥所的一棵树下。

从1988年到2014年，包括吴克华、江燮元在内，九位参与塔山阻击战的共和国开国将军不约而同将骨灰埋葬在塔山——昔日的战场遗址上，和他们紧密相伴的是747位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

73年过去，生死与共的誓言从未被岁月冲淡，它早已融进了塔山的泥土，滋养着塔山的青松翠柏。

走进塔山烈士陵园，聆听将士心跳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这是热播电视剧《大决战》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展现的正是震惊中外的塔山阻击战。

六天六夜，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以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共毙伤俘获国民党军9000余人。这场战役，被称为辽沈战役中最为惨烈的一场，后被美国西点军校收录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7月10日，记者走进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的塔山阻击战烈士陵园。

塔山阻击战纪念馆馆长李红升告诉记者，塔山其实只是一个有着百多户人家的塔山堡村的简称。它位于葫芦岛与锦州之间辽西走廊的咽喉要道之上，东临渤海，西接虹螺山，山海之间是一条宽约1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里就是当年国民党军“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地。

194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用六昼夜鏖战阻止了国民党“东进兵团”对锦增援，保障了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与辽西会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东北战局。

塔山阻击战烈士陵园由纪念馆、纪念碑、烈士陵园及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组成，是在塔山阻击战战场原址上逐步修建的，园区总占地面积0.74平方公里。

顺着坡路走向陵园中心，12.5米高的纪念碑赫然矗立在眼前。纪念碑是1963年建成的，全部由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为正方石柱形，纪念碑上“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题字简洁而庄重。碑下摆放的花圈，是当天前来祭奠的辽宁省军区代表敬献的。李红升说，纪念碑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花圈，特别是近几年，社会各界前来祭奠的人非常多。

绕到纪念碑后侧，顺路前行进入烈士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747名烈士合葬墓前的大理石石碑，正面铭刻着塔山阻击战亲历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的题词：“塔山英烈万世流芳——一九九八年清明”，后面刻满了747名烈士的名字。

在烈士墓碑前方，八位参与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墓碑映入眼帘，他们分别是：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4纵队12师师长江燮元、塔山英雄团团团长焦玉山、塔山英雄团政委江民风。记者看到，在将军墓前分别整齐摆放着八捧鲜花，这是胡奇才的小儿子胡东宁7月9日特意从外地赶来为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献上的。“老人家 and 夫人一起来的，很低调，让我帮忙把花篮做得漂亮些，说这是给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工作人员杜爽告诉记者。“亲爱的父亲永垂不朽”——在献给父亲的挽联上，简单的话语流露出子女对父亲的深情怀念。

今年80岁的孟凡贺在1992年到2002年担任纪念馆馆长，他告诉记者，当时烈士陵园“有园无陵”，烈士后人、游客来了陵园却无处祭奠，英烈们大都被当地百姓分别安葬在塔山附近的高桥、老官卜、沙河营等乡镇。1997年，葫芦岛市决定在纪念碑周边建一个陵园，把散落在各地的烈士合葬在一起。孟凡贺便开始了艰苦的“寻墓”之路。“正赶上夏天，我和同事骑着摩托，顶着大太阳，跑遍了散落在当年战场附近的多处战士墓，我们和当地村民仔细核实墓主信息，生怕落下一个烈士。”

1998年，当地民政部门开始着手把分散的烈士遗骨迁出合葬。“起墓时，村民们拿着锹、镐、毛刷，亲手为烈士们搬家，取出的遗骨都小心地用红布包好。”让孟凡贺最难忘的是很多烈士的遗骨都装在了当初老百姓家里的大木柜里，那个年代木柜是老百姓家里的重要资产。“当初甚至还有老人把自己的棺材拿给烈士用。”孟凡贺说起当时的场景，流出了泪水。

1998年3月24日，葫芦岛市举行烈士遗骨安放仪式。当年的《葫芦岛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10时8分，高高的塔山阻击战纪念碑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120名武警官兵庄严地在通道两侧列队……承载着烈士遗骨的灵车驶入陵园，前来瞻仰的群

众纷纷驻足肃立，以他们朴素的礼节迎接着曾为这块土地流血牺牲的烈士们。”

烈士陵园的东侧是新建的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李红升介绍说，越来越多的塔山阻击战将士要求死后葬在塔山。经上级部门批准，专门建设了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以满足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将士们的心愿。目前已经安葬在这里的有曾经杀敌在前的普通战士；有曾在塔山阻击战并肩战斗的军中伉俪……如今，他们长眠于此，一旁便是他们曾经的老战友。

塔山，他们是塔，他们是山

纪念塔的正南方建有塔山阻击战纪念馆。2013年开放的纪念馆是一座“碉堡”式建筑，坐落在当年“塔山英雄团”指挥部旧址——58高地。纪念馆展陈面积2000平方米，“迎接决战”“鏖战塔山”“策应决战”“人民支援”“彪炳千秋”五个部分诉说着这场非常战役，随着讲解员徐丹动情的讲解，记者的思绪也飞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刻。

1948年10月13日，是塔山阻击战最为惨烈的一天。战斗英雄程远茂指挥的28团1营2连1排，在连续击退敌人约4个营兵力的8次冲锋后，只剩下7人。最后用石头、枪托、刺刀与敌搏斗，一直到支援部队赶到将敌击退。在展柜中记者看到一颗普通的小子弹，“这是程远茂留给自己的‘光荣弹’，最危险的时候，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徐丹介绍说。

电话兵王振英手被炸伤无法将电话线接上，索性将两个线头用牙死死咬住，用自己的身体做导体，即使被电到麻木发抖，他仍旧坚持，保证了前沿阵地与指挥所的通信畅通。战士刘殿哲带伤参战，不幸被炮弹炸昏，他用最后的力气朝战友们高喊：“坚决守住阵地……给我报仇！”班长安天佑在敌群中抡起手中的爆破筒打倒几个敌人后，腹部肠子流出，倒在地上毅然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将士们用鲜血守住了塔山的阵地，用生命垒起了真正的塔山。在塔山阻击战中，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共产党员带头杀敌，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团队，“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

1949年3月25日，北京西苑机场，毛泽东主席检阅部队，车子从“塔山英雄团”旗帜下通过时，毛泽东特意在旗帜前敬礼，表达了对这支英雄部队的敬佩之意。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光荣的“塔山英雄团”旗帜又一次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对于已经在纪念馆工作了整整20个年头的徐丹来说，这些故事虽然已经讲了无数遍，可每讲一次，仍会让她心潮澎湃。亲历塔山阻击战的军旅作家高玉宝到纪念馆参

观时，徐丹看见这位钢铁汉子趴在烈士墓前痛哭。“我记得当时高玉宝说，‘很多战友明明前一天还在一起吃饭，可第二天就牺牲了’。”徐丹回忆道，“这些年真正接触了那些亲历者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于战友的怀念和深情。”

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战斗故事，体会到的塔山精神，也在塑造着徐丹自己。先骑车20分钟，再坐1小时公交车，家住葫芦岛市区的徐丹每天的通勤需要将近3小时。而作为经验丰富的金牌讲解员，她几乎没有节假日。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徐丹坚持了20年。游客在听完她的讲解后能有触动，是她觉得很值得的事。“刚才在你们来之前，有一个大概50岁的中年男子，听完之后专门过来感谢我，说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特别感动。”

“我们其实是守墓人。”在塔山，李红升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守护着英烈，维护着珍贵的红色资源。

73年前，解放军将士撑起了塔和山；今天，守墓人们也守住了塔和山。

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回塔山！1987年2月，中顾委委员、原广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当年接到“只要塔山”的军令后，时任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的吴克华咬着牙保证，“我4纵一定钉死在塔山。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哪怕只要一个人、一口气，我4纵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吴克华忘不了那片血染的土地，忘不了埋在这片土地上战友。

1988年8月1日，吴克华逝世一年后，夫人张铭和子女一同将他的骨灰送回塔山。吴克华的二女儿吴彤生告诉记者：“父亲戎马一生，塔山阻击战是他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也是最辉煌的战斗，许多战士都牺牲在那里，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吴克华是第一个志愿将骨灰葬在塔山的将军，“父亲要求一切从简，那时的塔山烈士陵园还没有真正的‘陵’，就把骨灰埋在塔山纪念碑后面的一棵树下，没有墓，也没有碑。”

回塔山！时任纵队副司令员的胡奇才与战士们同在前线，他永远忘不了那些甘洒热血、誓死坚守的战友们。新中国成立后，胡奇才数次回到塔山祭奠战友。站在陵园向远处望去，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着满是伤痕的昔日战场。胡奇才的儿子胡鲁克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塔山是父亲生命的寄托，他常说‘我是塔山的幸存者，做梦都梦到这个地方，死后一定要回塔山，这样我的灵魂才安稳’。”

1997年去世的胡奇才，20岁出头就担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新开岭战役中指挥歼敌8000多人；塔山阻击战中，他被上级点名到前线指挥作战……班排连营团旅师军，胡奇才一级一级、扎扎实实地用战功成长为令敌人胆战的高级将领。

记者在葫芦岛市政府1998年3月的一份文件中查阅到：“吴克华、胡奇才、江燮元、焦玉山四位将军逝世后，已先后将部分骨灰埋在塔山烈士陵园碑前的树下，骨灰盒在展馆内，李福泽将军的骨灰盒也预定送来塔山安葬。为实现将军家属的愿望，决定在新建的陵墓园内将五位将军统一安葬，并分别竖碑纪念。”

1998年11月2日，当年“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旧址，五位开国将军的葬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2000年，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政委、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的莫文骅将军逝世；3年后，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报第一任总编辑、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欧阳文将军逝世。两位老友于2003年7月1日一同归葬塔山。同样在2003年去世的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34团政委江民风在2005年的清明节，也归葬塔山与战友相伴。

除了纪念碑后安葬的八位将军外，在2014年，又有一位将军的骨灰安葬在塔山。他是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参谋长、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宏茂。而同样参加了塔山阻击战，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军医的李宏茂夫人马敦香，也与丈夫一同长眠于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中。

1948年的塔山，见证了将士们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并肩用鲜活的生命换来新中国的曙光。

1988年到2014年的塔山，迎回了九位将军和数百名战士，他们共同凝望这片早已光芒万丈的土地。

本报记者于力、杨钰晨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